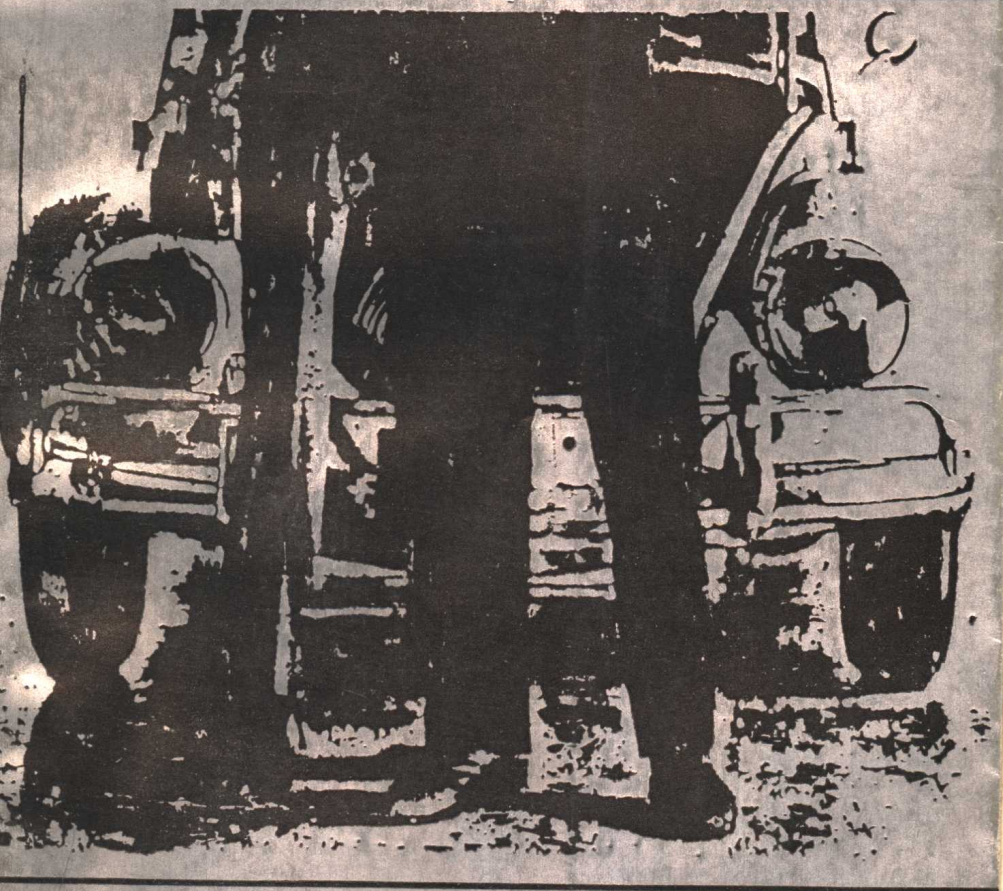


●广西人民出版社

名人历险记

●桂文健 ●达光 ●铭天



名人历险记

桂文健 达光 铭天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6.125印张 插页2 357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200册

ISBN 7-219-01879-7/I·520 定价: 5.90元

登记证号: (桂)01号

目 录

于右任讥讽时政招祸·····	(1)
孙中山伦敦蒙难·····	(7)
宋庆龄颁发奖章·····	(17)
陆久之在无形战线上·····	(20)
蒋介石两次遇刺·····	(26)
马林与中共“一大”·····	(33)
沙文汉不凡的经历·····	(38)
曹靖华首次去苏联·····	(45)
刘伯承负伤后·····	(51)
钱瑛的生与死·····	(59)
肖克重上井冈山·····	(65)
刘思慕两度化险为夷·····	(71)
李德是“姓李的德国人”·····	(79)
王定国被俘后归来·····	(86)
方振武将军遇险记·····	(91)
鲍罗廷回国·····	(98)
蔡叔厚被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·····	(105)
陈赓被捕·····	(110)
许世友自己救自己·····	(113)
熊瑾玎夫妇出生入死·····	(117)

王树声号啕拜娘亲.....	(122)
李聚奎自述.....	(129)
高金城营救红军.....	(137)
张友渔夫妇虎口余生.....	(145)
冯少白四进上海.....	(151)
溥仪踏上艰险的路.....	(160)
章乃器与“七君子”案.....	(165)
刘宗宽忆往.....	(172)
续范亭剖腹.....	(179)
关玉衡和“中村事件”.....	(185)
钱俊瑞在重庆.....	(191)
周保中是绑来的总参谋长.....	(195)
宁匡烈与茶淀炸车事件.....	(202)
刘少奇戴孝脱敌.....	(205)
史良自述入狱与出狱.....	(211)
周作人失足落入污水中.....	(216)
毛泽民西运巨额美钞.....	(221)
邹韬奋出走香港.....	(225)
解方将军与“兰州事变”.....	(230)
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.....	(235)
成仿吾献身党的教育事业.....	(241)
洪水将军归国.....	(246)
吉鸿昌逃离魔窟.....	(251)
贺龙稳若泰山.....	(255)
费孝通的两次风险.....	(261)
郭影秋险遭处决.....	(264)
杨帆冤案始末.....	(269)

端纳在“西安事变”中.....	(274)
李任仁的历史功绩.....	(281)
费路路代号“902”.....	(288)
于树功越狱记.....	(293)
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.....	(301)
李丁陇登画坛.....	(307)
赵丹平生的第一大难.....	(311)
萨空了被监禁.....	(314)
郭大力的《资本论》译本.....	(318)
黄哲夫起义记.....	(322)
耿淳与花冈暴动.....	(327)
张金奎组建延安杂技团.....	(333)
乌兰传奇.....	(337)
徐君虎战邪恶.....	(343)
卫立煌回到大陆.....	(347)
荣德生绑架案.....	(353)
刘善本飞向延安.....	(360)
李敷仁脱险记.....	(364)
翁文灏脱离国民党政府.....	(371)
邵金声回忆自己的“九死一生”.....	(376)
刘文辉起义前险遭杀害.....	(380)
常香玉夫妇的磨难.....	(387)
张轸逃出虎口弃暗投明.....	(393)
方枕流与“海辽轮”起义.....	(401)
龙云走向新生.....	(406)
刘敬宜驾机起义.....	(412)
赵祖康“代理市长”7天7夜.....	(418)

刘国志和曾紫霞	(425)
竺可桢在天亮前后	(430)
刘农峻与伞兵三团	(434)
曾泽生的抉择	(439)
陈珪在黎明前	(445)
黄藻如办报	(454)
牛汀记略	(458)
时乐濛渡汉水	(463)
周恩来参加“万隆会议”	(467)
潘多登上世界最高峰	(473)
夏衍“文革”中的 8 年 7 个月	(479)
傅崇碧的一场恶梦	(485)
梁思庄女儿谈梁思庄	(495)
峻青遭绑架	(501)
陈祖德抗癌	(506)

于右任讥讽时政招祸

1902年，于右任24岁的时候，兴平知县杨宜瀚聘请他到兴平衙内当两个弟弟的塾师。杨知县是四川名士，曾跟随左宗棠在新疆戍边多年，抵御外来侵略，颇有民族气节，回内地作知县后，也能勤政爱民，提倡新学，重视人才。加之兴平、武功一带是周武开基之地，贤才名将历代辈出，于右任早慕一游，所以欣然同意执教。

杨宜瀚对这位“西北奇才”早有所闻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经常一起吟诗写字，议论时政，大发国家民族兴亡之慨。

于右任游马嵬坡杨贵妃墓时，写了一首诗：“误国谁哀窈窕身，唐怨祸首岂无因？女权滥用千秋戒，香粉不应再误人。”以此来鞭挞慈禧太后。他看见有些肥头大耳的清吏，终日无所事事，坐吃俸禄，便以《署中狗》为题，写诗痛骂那些害民的官吏，斥责他们“署中豢尔当何用？分噬吾民脂与膏。”他看到八国联军侵华，凌辱中国人民，并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忧愤国事，心情非常沉重。一次由兴平回三原，到清凉山重游时题诗曰：“万千兴会怅登临，得罪苍苍罚苦吟。落叶横飞偏碍眼，高僧到时一论心。手无阔斧开西北，足驻长途哭古今。如问东山人在否？末流为尔一沾巾。”

在那个时候，于右任还不可能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，他

要生活，他要从事事业，所以杨宜瀚升任商州知州后，他欣然受聘到商州中学堂任职。

在执教的同时，他仍然苦学不辍。就在这一年，他以第10名中举。这件事轰动了三原，轰动了陕西教育界。一个多灾多难的孤儿，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，居然考中了举人！在那时候，只有举人才有资格上京应试会考。人们议论于右任有志气，特别是含辛茹苦的房伯母，看到侄儿果然有了出息，高兴得热泪盈眶。在县城，在乡间，许多家长都以于右任成才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子弟，无数热血青年把于右任当作榜样。

“太平思想何由见，革命才能不自囚。”于右任充满激情的诗篇，在关中象雷电一样划破长空，轰击着朝廷的反动统治。

这时，于右任的两位朋友孟益民、姚伯麟对他的诗更是赞不绝口，常常夸道“痛快”，“痛快！”这位孟益民也是个极富正义，聪明好学的人，曾赴上海学过印刷技术，有志于出版新书，宣传新思想。有一次两个人在一起又议论起了于右任的新作，他们如果将这些诗汇集刊印，岂不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于是二人计议停当，筹措了一笔经费，采买纸张，把搜集到的诗作逐首校勘，请于右任亲自审定，由名举人于右任的同学牛引子题笺《半哭半笑楼诗钞》。他们昼夜不停印刷装订，于右任的第一本诗集终于问世了。

但是，就因为这本诗集和“散发照”，给于右任带来杀身大祸。

三原县知县德锐，原是清廷的忠实走卒，对于右任早怀忌恨之心，当他获得了这本诗钞时，以为有了邀功请赏的“礼物”，遂马上备文连同诗钞呈送上司。

于右任那时早已“狂名卓著”了，所以县、府、省的赃官对他的爱国行动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，一接到德锐的密报，就以“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”为罪名，密报朝廷，请旨拿办。这时于右任已去开封参加礼部会试，他怎么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呢？

朝廷接到密奏，慈禧太后一见大怒，马上批旨拿办，只是由于电报和驿站都发生了故障，因批文未到，下面的官员才不好动手。

在那时按照清王朝的法律，秀才犯了罪，见县官时不跪；举人犯罪，必须上报皇上批准，才能拿办。

这时右任的同学李和甫的父亲李雨田先生力主设法营救于右任脱险。李雨田先生一向器重右任的才华和一腔正气。当时，右任的父亲已回到三原，李雨田知道于新三手头缺钱，就慷慨解囊拿出10两银子，到街上雇请了一位外号叫“飞毛腿”的信差，连夜出发，去开封送信。

飞毛腿一向敬重于右任的为人，眼下右任祸从天降，激起他一腔义愤，一听说此行人命关天，表示一定要7天内把信送到。三原距开封足足1000多里，那时这一路还没有火车、汽车，有钱人靠的轿、人力车、牛马车，穷人行走靠的两条腿。飞毛腿怀揣信件，身背干粮袋，放开双脚往前赶。在陕西境内，道路还比较平坦，出了潼关，路就难走了，特别是豫西山区，再加上都是徒步跋涉，他累得气喘吁吁，渴了喝河水，饿了啃干馍，困得很了，就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。就这样，昼夜兼行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在一周内赶到了开封。但是这么大的开封城，到哪里去找于右任呢？飞毛腿心急如焚。

开封是祖国6大古都之一，城内街巷纵横，房屋栉比。

于右任到开封后，没有来得及给家中写信，所以飞毛腿并不知道于右任住何街何巷。他心想，眼下会试在开封是一件大事，肯定有人会知道各省举人住处的。他揉着红肿的眼睛，到处打听。有一次碰巧问上了于右任，飞毛腿高兴地一下子抓住于右任的手，便拉着他到附近小巷无人之处，急忙掏出信件，右任拆开一看大惊。这封信中夹有两张信纸，一张是告诉他朝廷要捉拿他；一张是李雨田先生写给他在禹州开设的商号经理的。要这位经理好生接待于右任。

于右任知道官家忌恨自己，很早就想去上海，正好这天会试已结束，就与同学南友嵩上街散步，未料与飞毛腿不期而遇，也算不幸中之大幸。当下于右任请飞毛腿先在饭馆吃饭，并叮嘱他回去告诉父母、伯母不要惦念。

傍晚时分，于右任雇了一辆马车，趁天黑在街上揭了20多张贺年的红名片，然后出了开封城，往汉口方向逃去。沿途遇人盘问，就取一张名片，以名片上的姓名应之。

走了大约150多里，到了开封西南的许州。这时京汉路由汉口才修到这里，还在试车阶段。于右任打发走了车夫，悄悄爬上一节拉煤车，到驻马店后，才正式买票到达汉口。在汉口他没有敢停留，又立即乘船奔赴上海。

船到南京时，于右任感慨万千，潜行上岸，先去明孝陵拜祭，并写了一首诗：“虎口余生亦自矜，天留铁汉卜将兴。短衣散发三千里，亡命南来哭孝陵。”

在于右任逃出开封城第二天的一早，朝廷派了军警前来捕捉他。搜查他的住房，审问店主和于右任的书童，都没有结果。军警认为于右任一定是逃回家乡了，就策马扬鞭向西追去。追了一程不见踪影。就又返回客店，把同来入试的于右任的几个同学王曙楼、王心云、朱仲尊等人押到开封县

衙，讯问于右任的下落。他们软硬兼施，同学们老是一句话：“不知道！”气得这些官吏们咬牙切齿。就这样把他们关押在开封监狱达一个多月之久。

从于右任的同学身上没有捞到什么，县官还在于右任的书童身上打主意。军警多次拷打讯问，书童也是那句话：“不知道！”军警恶狠狠抽打了他几鞭，书童毫不惧色地答道：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”直到把这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打得死去活来，他始终没有将主人的行踪供出。

同窗好友胸怀正义，小书童侠义肝胆，李雨田关怀爱护，飞毛腿舍命送信，所有这些都给年青的于右任以极大的鼓舞，成为他披荆斩棘，斩关夺隘的强大动力。他后来曾深切地回忆说：“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。”

朝廷下诏革去了于右任的“举人”。有的说：“伯循在西安菜市刑场被杀了头，头颅都在北门上挂着哩！”有的说：“于伯循在开封被捉住杀了！”于家的亲戚朋友听到这些传言，自然十分不安，特别是右任的爱妻高仲林哭得象泪人一样。但是李雨田先生却认为这是传言，他对于新三说，飞毛腿为人正直，一定会把信送到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避免抄家灭门之祸，又叫右任的父亲出外避避风。

这时，于家已搬三原西关居住，这是于新三攒了多年的血汗钱才买下的房子。

于家隔壁有一位木匠，姓姚名玉林，人称姚木匠，他为人义气，主持公道，看到于家人整天提心吊胆，家无宁日，就自告奋勇护送于新三去淳化。此时新三劳累加惊吓，正在病中，多亏了姚木匠一路细心照料，用轿车送他安全到达淳化亲友家中。

送走了新三，但是房氏不愿离开家，她悲泣地说：“这

种残喘日子过到啥时候呀！”又对李雨田说，“快请人到西安收‘尸’去，回来后如我已死，就把伯循和我埋到他妈的坟里。”

孙中山伦敦蒙难

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孙中山于1896年9月30日到达伦敦，住在赫胥旅馆。

到了英国，孙中山也曾经左顾右盼，注意是否有人窥伺。他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，更没有看到鬼鬼祟祟的中国人。他坦然了。

但是，他完全没有料想到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已经被碧眼高鼻的侦探尽收眼底了。

孙中山10月10日路经清使馆。他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的清使馆学生，便问：“使馆中有没有广东人？”

“有。”宋芝田带领孙中山进入使馆，并把他介绍给邓廷铿。

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，孙中山以为“异地遇同乡，分外惬意”，自称“陈载之”，向邓廷铿打听伦敦的广东华侨的住地，还和他约定次日上午再来使馆，一同赴海口探访粤商。

交谈时候，邓廷铿发现“陈载之”的怀表上刻着英文拼音的“孙”字，便立即起了疑心，待孙中山一走，便急忙密告龚照瑗。卧病的龚照瑗马上与马格里等密商。马格里推断“陈载之”就是“孙逸仙”，提出明天上午孙逸仙来使馆时就予以拘留。

失去了自由的孙中山，马上察看了自己所处的环境：房子不临街道；通风的小窗被四五根铁条拦住；从房门钥匙孔可以窥视到两个毫无表情的卫士。

他得出结论：逃走是不可能的；重获自由的关键，在“能传消息于外与否”。

一天早晨，英仆柯尔拿着煤篓走进囚室，用手指指煤篓，示意孙中山注意。

待柯尔走出，孙中山马上拨开煤炭，发现一个纸团。他匆匆打开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我将为你送信。但你切勿在桌子上写，因监守者伺察极严，会从钥匙孔中窥见你的行动，所以望你伏在床上写信。”

黑暗的囚室，终于露出一线希望之光了。孙中山非常激动，赶紧掏出两张名片作为信纸，伏在床上写着：

致覃文街46号詹姆斯·康德黎博士：

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，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。祈尽快营救我！

康德黎是英国知名的外科医生，也是孙中山学医的指导老师，师生情谊深厚。

中午，柯尔来拿信。孙中山拿出暗藏的仅有的20英镑塞给柯尔。柯尔一声不吭，接了过去。

好几天了，康德黎夫妇未见孙中山来访，很是奇怪。1896年10月10日，旅店主人因为孙中山多日未归，特往询问康德黎夫妇。康德黎夫妇开始感到情况不妙，十分焦急。

17日晚上11时30分，纳闷而又毫无办法的康德黎博士已经上床就寝，忽然听到门铃响声，连忙披衣起床，打开门来，

不见人影，地上却有一封信。

他连忙捡起，拆开阅读：

“你有一个朋友，从上个星期日起，被囚禁在中国使馆。他们打算把他送回中国，到中国他们一定会把他杀了的。这个可怜的人，真是惨极了。除非立刻有办法，他是要被解走，并且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我不敢签我的名字，但是这件事是真的，请你相信我所说的话。你能尽什么力就立刻尽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他的名字，我相信是叫孙逸仙。”

这封匿名信是从门底下的缝里塞进来的。直到若干年之后，人们才知道，送信人是贺维太太。

大惊失色的康德黎博士不顾夜深，立即投入营救工作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我一听见他的踪迹，就到梅尔蓬巷的警署去报案，又从那里到苏格兰场去报案。现在主要的困难，就是怎样能够使人相信我的故事。苏格兰场的警察，都说这件事与他们无关；并且说我报告过他们以后，我的责任已经尽了，我应当回家去，不要做声。我去见他们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1时30分。”

18日，恰巧是星期天，照例是政府机关人员休息的日子，却是康德黎夫妇最紧急的时刻。

他们分头行动：

康德黎夫人到旅店，将孙中山的书札文牍之类全部取来，付之一炬。

康德黎博士多处奔走，不得头绪，便找孟生博士商量。刚刚走到孟生博士的家门口，恰巧遇见柯尔。

原来，柯尔到了康德黎家里，才知道康德黎博士走访孟生博士去了，便又匆匆赶来。他向两位博士说明了情况，交给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，还将孙中山赠与的20英镑转交康德

黎博士：“这是孙逸仙的钱，请你代为收存。”

孟生博士毅然表示协助康德黎博士从事营救工作。

康德黎博士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假如马格里爵士未下乡，这事会好办些；不幸他又不在，我们应该到哪里求援？”

昨天深夜，康德黎博士不单到警署报案，还到过马格里家里，企图向马格里求援，听说马格里下乡去了，只好作罢。

柯尔一听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告诉他们：“马格里根本没有远出。他无日不到中国使馆。幽禁孙逸仙，是他的主意；让我严密看管孙逸仙，是他的要求；租船押走孙逸仙，也是他出面去办的。”

这使两位博士大为惊愕。他们知道：马格里既然参与这事，营救更加困难，势非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不可了。

而且，时间刻不容缓：两天之后，中国使馆便要押解孙逸仙回国。

此刻，孙中山的生命既危如累卵，又充满生机。这真是生死难卜的时刻！

黄昏，柯尔赶回使馆，把康德黎、孟生博士的名片藏在煤篓里，送进了囚室，以目向孙中山示意。

等柯尔走了，孙中山在煤篓里搜出了一张名片：“勉之！毋丧气！英政府正为君尽力，不日即可见释。”

看罢，孙中山不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这时候，他才感到自己十分疲乏。他自被囚禁以来，衣未解带，食不知味，夜难安眠。

这一夜，孙中山美美地睡了一觉。

清使馆的高墙外，孙中山的恩师四处奔走，设法营救孙中山。

康德黎、孟生博士到苏格兰场要求警察“出面干涉”。侦探长对康德黎说：“你曾于昨夜来这里陈诉，此时又来，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他们又到外交部报案，外交部的人让他们下午5点钟再来，届时值日司员当会接见。他们按时再往，书记员很礼貌地接待他们，但对他们的陈诉却是半信半疑。书记员说：

“今日正好是星期天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一定在翌日转达上官。”

此刻，阴沉沉的黑网直笼罩着他们。想到孙中山的处境，更使他们不寒而栗。天色已经漆黑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假使中国使馆今晚押解孙中山上船，岂不糟糕。使馆所雇的如果是英国轮船，即使离开了英国本土，还可截留；更可忧虑的，如果是外国轮船，则英国政府也毫无办法了。

怎么办？这两位博士焦急得真象是热锅上的蚂蚁。

他们决计分头营救：

康德黎博士到《泰晤士报》馆去，争取舆论界的声援。

孟生博士前往中国使馆，干脆单刀直入地警告中国使馆：孙逸仙被使馆拘留的事，英国市民已经知道，英政府和伦敦警署也已洞悉。你们应该遵照英国的法律行事。

结果是，狡猾的邓廷铿有礼貌地接待了孟生博士，却竭力否认说：“此种消息，纯属谬妄。”一时间，连孟生博士也迷糊了，竟也怀疑起孙中山被囚使馆的事是否确实。

结果是，《泰晤士报》馆采取观望态度，拒绝报道孙中山被囚禁的事。

两位博士奔走终日，竟毫无结果。他们更担心事情会弄巧成拙：中国使馆既然知道事情已经外泄，如果他们连夜押解孙中山上船，或者移禁别处，这样，即使英政府实施调查，也会查无实据，岂不更糟！